

“一言难尽。不过正如我刚才说的，真的是一转眼就过去了。起先她只是嚷着腰痛去医院挂号，然后医生就突然把我叫去告诉我病情。住院，开刀，照顾病人——简直像被放在自动传送带上一样。时间就这么迷迷糊糊地过去了，然后她就过世了，然后她就过世了。她自己知不知道病因，现在已成了永远不可解的谜题。”说着工藤拿起水杯喝了口水。

“她是什么时候发现生病的？”

工藤歪着头，“前年……年底吧？”

“那，我那时还在‘玛丽安’嘛。工藤先生，你不是还来店里捧场？”

工藤苦笑着，晃晃肩膀。

“很不像话吧？老婆性命垂危之际，做老公的确不该上酒家喝酒。”

靖子浑身僵硬，一时之间想不出该说什么。工藤当时在店里的开朗笑容在她脑海浮现。

“不过，如果容许我辩解的话，正因为发生了这种事让我身心俱疲，才会见你想稍微得到一点慰藉吧。”他抓抓偷，皱起鼻子。

靖子依然说不出话。她回想起自己离职时的情景，在酒廊上班的最后一天，工藤还带了一束花来送她。

“你要好好加油幸福生活噢……”

当时他是抱着什么心情说出那样的话呢？他自己明明背负了更大的苦难，但他只字未提，反而祝福靖子重新出发。

“话题好像被我越说越闷了。”工藤为了掩饰腼腆取出香烟，“简而言之，我想说的是经过这件事后，我的家庭已经没什么可担心的了。”

“啊，可是令郎呢？不是快要考大学了吗？”